

参考资料

# 德国快讯

2020年第9期合刊 · 总第753期

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 · 德国问题研究所 · 《德国研究》编辑部

---

## 本期内容

疫情纾困计划加速欧洲分化？

德国的去全球化困境

极右翼为何未能借新冠疫情上位？

德国近期大事记（2020年4月26日~5月10日）

## 疫情纾困计划加速欧洲分化？

欧盟及其成员国领导人 4 月 23 日召开视频峰会，同意设立“新冠恢复基金”，以促进欧盟区域内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复苏。但是，这一姿态性的政治动作并不能掩饰各成员国在基金的资金规模、来源和分配方式等具体细则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从新冠疫情暴发初始就显露无遗的欧盟离心力，没有因为“恢复基金”的出现而消弭，反而愈演愈烈。

### 1 万亿欧元怎么出？

早在 3 月初，欧盟体制在成员国疫情紧急财政救助问题上的弊端就已经公开化。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通过债券市场援助疫情危机下的意大利不是欧洲央行的任务。此言一出，导致意大利主权债券一天之内创下近十几年来最大跌幅，业界纷纷指责欧盟内部缺乏团结，财政紧急救助协调机制形同虚设。

对此，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视频峰会结束后表示，各成员国领导人同意尽快建立大规模“恢复基金”，以应对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这笔基金规模将是“上万亿级”，“我们讨论的不是几十亿，而是万亿，”冯德莱恩对记者表示。“恢复基金”首先将用于修复危机创伤，同时还要刺激经济增长，增加欧盟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引导各国经济向绿色和数字化方向转型。

1 万亿欧元绝对不是一个“小目标”。这个数字究竟是欧盟官方确认的最终金额，还是冯德莱恩的乐观估计？以怎样的形式发放？是贷款，还是援助？是由欧洲央行来负责实施吗？更关键的是，谁来承担这笔基金的费用，谁又能拿到“恢复基金”？

迄今为止，1 万亿欧元的数字只是冯德莱恩嘴里的一个数据，没有任何欧盟官方的背书。著名智库牛津经济的欧洲经济首席顾问塔拉韦拉（Angel Talavera）对德国之声表示：“1 万亿这个数字很容易产生误导。还有报道说是 2 万亿。这些数字只能通过创新金融杠杆工具才能实现。比如，有报道称，欧盟委员会考虑借款 3000 亿欧元，然后通过杠杆，增加到 2 万亿欧元。”如果这样，欧盟拿出的真金白银可能并不需要很多，大部分可以通过金融杠杆或私人投资实现，“很乐观，但现在这种情况下，让私人投资拿出 1.7 万亿欧元，我认为并不现实，”塔拉韦拉说。

冯德莱恩表示，要完成这一系列艰巨任务，只有一个工具最合适，那就是欧盟预算，“恢复基金”要在欧盟多年财政框架（MFF），又称欧盟长期预算（2021-2027 年）的框架下通盘考虑，统筹规划。但是，在英国“脱欧”后，欧盟资金缺口巨大，目前欧盟各方尚未就 2021 年至 2027 年长期预算达成共识。“恢复基金”与预算挂钩，将不可避免地突破原有的预算额度，今后围绕预算的谈判更加艰难，“恢复基金”如何落地也将因

此遥遥无期。

此外，“恢复基金”究竟是捐赠援助形式？还是贷款形式，也未有共识。围绕着救助方式的争议，很大程度上让人想起 2011 年欧元区金融危机，地理和文化上的意见分野也基本类似：德国和荷兰倾向于贷款形式，德国总理默克尔明确表示，“拨款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而意大利、西班牙等受疫情打击严重的国家，则希望以捐款和财政转移拨付的方式实现。一些专家认为，新冠疫情给欧盟经济造成的冲击是二战结束后最惨重的，以贷款的形式救助，只能让本已饱受债务困扰的国家，如意大利，经济上更加雪上加霜。

### 欧盟“工具箱”里还有什么？

围绕“恢复基金”的政治博弈仍在继续，根据峰会的讨论结果，欧盟委员会将在 5 月中旬前提交“恢复基金”的详细方案。同时，参加视频峰会的欧盟领导人签署了此前欧盟成员国财长会议提出的总额 5400 亿欧元的紧急救助计划，并宣布从 6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该计划，这也是本次峰会唯一取得的具体成果。

除“恢复基金”之外，欧盟成员国还提出几种应对新冠疫情危机的经济救援方案，但并没有拿到此次视频峰会上进行讨论。譬如：

**欧洲稳定机制 (ESM)** 德国提出，从欧洲稳定机制中释放数十亿欧元，用于意大利、西班牙和其他疫情严重成员国的经济复苏。ESM 设立之初，对于救助计划有着严格的金融监管要求和财政安排，而德国提议，放松部分金融条款的设立，专门用于与疫情后重建的金融援助。

**欧洲投资银行计划** 欧洲投资银行表示，各成员国共同筹集 250 亿欧元信用资金，从而能够撬动 2000 亿欧元资金，为疫情中打击最为严重的中小微企业提供贷款支持。

**短时工作支持计划 (SURE)** 欧盟委员会提出一项名为“紧急状态下减轻失业风险援助”计划，从公开市场上募集 1000 亿欧元，以保证工人收入、为最贫困者提供援助并维持企业生计。计划提出，将为那些因减少工时而收入锐减的工人提供收入补偿，成员国为弥补工人收入而产生的公共开支亏空将由 SURE 计划予以补偿。

**新冠债券** 意大利和西班牙是发行新冠债券最主要的倡导者，并得到欧盟部分成员国的支持。其核心是欧盟成员国共同为新冠债券提供担保，以筹措数百亿欧元的资金用于救助。如果成功，这将是欧元区朝着财政整合迈出的最大一步。法国对新冠债券的设想做了一些修改，设置债券上限，并规定筹集资金只能用于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开销。但德国和荷兰对新冠债券的设想不感兴趣。

**重启马歇尔计划** 冯德莱恩 4 月 5 日在《世界报（周日版）》上撰文，称“我们需要一个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她呼吁，在欧盟长期预算（2021 至 2027 年）的框架下，突

破原有预算额度，从而能够利用欧盟的整体信用进行融资。但是谁将为预算赤字埋单，资金如何使用，冯德莱恩的“马歇尔计划”设想并没有提及。

作为欧盟最大的经济引擎和政治轴心之一，德国在这场疫情纾困博弈中再度被置于漩涡中心。据欧洲经济和财经政策研究网络分析，疫情暴发以及由此带来长达两个多月的强制性的社会疏离措施，预计将给德国带来 5000 亿欧元的经济损失，年 GDP 增长将损失 14 个百分点。

如今，围绕着疫情应对和疫情后经济恢复的财政救助手段，德国再度面临欧元债务危机时的救助难题，默克尔将为新冠债券或“恢复基金”附加怎样的政治条件？欧盟在疫情救助困境中能否携手合作、共克时艰，还是继续离心、扩大分歧？

与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不同的是，意大利对于德国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两国的经济关联度更高，因此，德国对于意大利疫后经济的恢复有着更为强烈的“道义感”，而一个团结、稳定的欧元区经济，对于急需出口市场的德国，同样重要。这场突出起来的新冠疫情或许能够让欧元区国家在久拖不决的财政整合、金融监管、健康社保一体化、医疗资源共享等领域，取得意想不到的进展。

## 德国的去全球化困境

即使没有新冠疫情的暴发，贸易全球化的趋势也正在减缓。贸易在全球 GDP 中所占的份额在 2008 年达到顶峰，从那以后，便逐年下降。右翼保守主义的抬头、民粹主义的泛滥，以及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反全球化声音高涨，许多跨国公司已经开始重新思考他们在全球的产业链布局。资本和服务的流动性，城市化，互联互通，劳动力在全球的区域分工，环境破坏，等等，所有这些全球化框架中的议题，在疫情危机下都一一被放大。5 月 2 日出版的《明镜杂志》刊登长文，深入探讨了德国在去全球化趋势下的艰难选择。

### 供应链危机

据 EY 咨询公司对德国 145 家企业所做的调查，由于新冠病毒肺炎的暴发，三分之一的德国企业计划调整他们的供应链策略，更多地关注供应链安全，而不是价格。

经济学家托马斯·斯特劳哈尔（Thomas Straubhaar）并不是一个反全球化主义者，他认为自由贸易和劳动力在全球的资源配置是一种更加高效的做法，尤其是对德国而言，但是，他也指出，全球化趋势正在衰退。中国的价格优势进一步减弱，劳动力成本上升，新冠疫情成为去全球化的又一诱因，而且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影响全球化走向衰落。

对于许多德国中年人来说，这是他们从未经历过的。边境开放、自由市场和加速全球化，德国人从柏林墙倒塌后就开始习以为常的一切，将不复存在。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拖累了全球化的进程，疫情将成为压垮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

尽管德国工业出口创造了惊人的利润奇迹，但新冠疫情暴露出这种模式的脆弱性：那些供应链大部分依赖国际市场的公司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譬如总部位于纽伦堡附近黑措根奥拉赫小镇的阿迪达斯，它在德国本土的生产仅占5%，其余业务，包括设计和制造，遍布全球。尤其是制造，由52个国家630家公司完成。阿迪达斯的模式一度成为产业界的标杆，但在疫情下，它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德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抱怨说，欧盟国界的关闭让许多企业生产陷入停顿。该联合会在4月中旬做过一份调查，89%的企业正常的运营遭遇障碍，供应链成为企业运营中最薄弱的一环。

事实上，供应链的脆弱性危机早在2011年3月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中将已经暴露。日本车企巨头因为全球零部件供应缺口而不得不停产数月，间接的经济损失甚至超过直接经济损失数百倍。

说来也简单，就像每次危机来临之际，家家户户抢购卷筒纸一样，解决供应链危机，唯一的办法就是囤货，尽管这有悖于经济学的效益最大化。疫情之下，许多企业渐渐明白了这一道理，近一段时间，仓储空间的需求量暴增。

### **多元化渠道供应**

目前，对于德国许多制药企业而言，他们曾经倡导的“外包”和“即时”生产理念遭遇重创。他们的产品基础原材料主要来自印度和中国。3月初，印度暂停26种药物和有效成分的出口，包括对乙酰氨基酚和用于生产抗生素的有效成分。DHL旗下物流咨询机构Resilience360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认为，目前的危机表明，保持供应商渠道的多元性非常重要。“新冠病毒疫情给政府和药企敲响了警钟，”报告说，许多企业将考虑将生产线搬回德国本土，而回迁费用可能会由医疗保险公司埋单。同时，如果德国药企的供应链体系重新洗牌，那也就意味着，一盒20粒装的扑热息痛片不会仅有1.29欧元。

这也代表着去全球化的两面性。生产线搬回国内，增加了供应链的安全性，但也推高了成本，降低了利润空间。当然，还有一种办法减缓冲击，那就是技术。

阿博格（Arburg）是世界领先的塑料加工注塑机制造商，雇员超过3200人，年收入高达7.5亿欧元。公司仅有一家制造工厂，就是位于罗斯博格的总部。由于工厂地处偏僻，长期以来，阿博格一直强调使用工业机器人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人力成本。疫情之下，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尤显重要，他们既不会生病，也不需要隔离，更不用保持1.5米的社交疏离，从而保证了企业生产的连续性。

### **全球化的出路在于数字化**

即使疫情蔓延最终导致全球化终结，对德国出口企业来说，也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需要装在集装箱里，运往海外市场销售，全球化的概念已经突破传统的实物贸易的框架，而进一步向服务业、数据等领域渗透。数字化为德国企业开辟了

广阔的情景。

例如，在机械制造业，有一种技术叫做“数字孪生”（digital twin），一个产品在生产制造之前通过软件模拟它的运行情况，或者利用电脑辅助设计 CAD 制作，然后再利用 3D 打印技术生产，甚至通过远程探测感知机器的运转，及时更换零部件。

德国一些高精尖的小企业正在他们的专业制造领域向数字化生产转型。例如，农业机械制造企业格立莫（Grimme）发明了一种名为“数字土豆”的装置，一个土豆大小的圆球，表面布满感应器。农民将“数字土豆”放在地里，然后利用格立莫的农业机械收割。“数字土豆”将各种信息发送至收割机，帮助机械更加高效合理地收获。

托马斯·斯特劳哈尔说，数字化是全球化的一种解决方案，尽管存在风险，因为数据基础设施和网络空间容易遭到攻击。我们必须确保当前的疫情大暴发不会对社会的实体基础设施造成冲击，譬如，电力短缺，互联网断网，银行转账受阻，换句话说，国家必须采取强力干预手段，确保经济运行的基础保持正常运作。而这，即使在疫情结束以后，也将成为一种新常态。

## 极右翼为何未能借新冠疫情上位？

持续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在进一步撕裂欧洲，边境关闭，经济倒退，失业率上升，低收入人群生活困难，外来移民遭到严格控制，亚裔被隐形歧视，假消息泛滥，阴谋论盛行……这一切似乎都为极右翼势力借机上位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但是，疫情期间，除了零星几起抗议社交疏离政策的抗议示威活动以外，欧洲并没有爆发类似美国反封城措施的大规模抗议。在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垮台的胜利日当天，新纳粹分子 Forza Nuova 组织了一场示威活动，占领了几座教堂，但应者寥寥。在柏林，大约 1000 人，其中包括部分极右翼分析和阴谋论者，参加了一场抗议封城措施的非法游行活动。在疫情暴发初期，部分右翼反对派试图利用民众对新冠的恐慌心理，激起欧洲社会对外来移民的恐惧和排斥，无中生有地指责病毒是由移民带入欧洲，但随着欧洲本土的感染病例激情，这种声音也没有激起任何浪花。

在德国，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进展，极右翼选择党更是一顿“神”操作。

一开始，选择党对疫情风险不屑一顾。曾经担任选择党健康政策发言人的戈尔科（Axel Gehrke）3 月底在他的博客中写道，“新冠病毒显然要比感冒病毒温和许多”，所谓新冠疫情时“今年最大的造假事件”。

但德国民众对选择党的这一立场并没有多少认同，默克尔的社交隔离政策得到各方支持。4 月初，选择党公开阐释对新冠疫情的立场，批评政府对疫情的应对不够及时有效。选择党表示，如果当局早点采取行动，就能够避免采取“封城”措施，导致社会停

摆。选择党同时批评政府“大规模干预社会生活，侵犯基本人权”。

同时，未来几个月，新冠疫情给欧洲经济带来的冲击将暴露无遗。IMF 预测今年欧元区经济将下降 7.5%，对极右翼政党而言，利用民众对经济的焦虑和收入下降的困境，捞取政治优势，疫情无疑是最佳的窗口期。选择党现在开始改变立场，强调复工复产比民众健康更重要。选择党副主席蒙策迈尔（Sebastian Munzenmaier）呼吁政府在确保必要的社交疏离前提下，尽快允许餐馆、酒店、商店、电影院及其他公共场所开放营业。

面对疫情的严峻考验，选择党立场摇摆，使它的民意支持率急剧下降。4 月中旬的民调显示，选择党的民意支持率不足 10%，相比今年年初，下降了 4 个百分点，创下自 2017 年秋季以来的最低点。未来，除非疫情很快结束，让民众的注意力重新回到外来移民、穆斯林、平权主义等选择党热衷的话题，否则，选择党在德国政坛的影响力将进一步下降。

疫情没有给选择党带来政治上的好处，有 3 个原因。

一是因为在面临瘟疫、战争、自然灾害等大规模社会性灾难事件面前，民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往往是最高的。美国特朗普尽管疫情应对乏善可陈，被媒体追打，但民意支持率却不降反升。在德国，默克尔政府迅速推出的一系列抗疫举措得到了民众的普遍支持。4 月初的一项民意调查表示，超过 70% 的德国人认为政府应对疫情危机的举措有力。一部分选民甚至希望默克尔改变主席，继续竞选下一届德国总理。

选择党在德国政坛一向以不屑与大联合政府为伍的超然姿态获得存在感，而疫情之下，选择党用于攻击默克尔政府的“弹药”，如移民和难民问题、仇恨穆斯林等，纷纷失效。因此，在主流民意极其稳定的情况下，选择党的“火力”不够，存在感大大降低，自然也兴不起太大的风浪。

其次，在 2013 年成立之初，作为一个保守主义政党，选择党把救助希腊债务危机，以及反对欧元和欧盟作为主要的政治诉求，赢得政治市场。新冠疫情暴发后，面对欧盟对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推出的救助举措，如新冠债券、恢复基金等，选择党再度出击，攻击这些纾困措施将使德国人再度陷入意大利等国的债务泥潭。

但是，这一次，选择党的攻击并没有击中默克尔政府的软肋。因为在欧盟领导人针对新冠疫情应对、经济恢复的视频峰会上，默克尔和荷兰政府主张，ESM 救助基金必须专款专用，只能用于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开支。默克尔政府的“苛刻”立场与德国主流民意一致，选择党试图从中搅局，并没有太多的政治盘桓空间。

第三，选择党内部的路线分歧、权力斗争和领军人物缺失，也是造成选择党日渐式微的重要原因。

今天的选择党，很大程度上已经背离了成立之初反欧元区救助、反欧盟的建党原则，成为一个散布种族仇恨、宗教排外的极端主义政党，内部纷争不断。

2017年，选择党在联邦选举中大获全胜，以12.6%的得票率首次进入联邦议院并成为第三大党，但很快就陷入党争和混乱。选择党联合主席弗劳克·彼得里(Frauke Petry)宣布脱离选择党，以独立议员身份进入议会。

苏黎士大学政治学教授贝茨(Hans-Georg Betz)分析认为，目前的选择党基本上有两派，一派是保守派和新自由主义者，约占三分之二，一派是民族主义者、集体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在德国被称为Volksch，脱胎于纳粹思想，其代表人物是来自图林根州的霍克(Bjorn Hoerke)。去年10月的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在图林根州拿下了23%的选票，从而也使霍克在党内话语权增强。极端主义思潮在党内泛滥，已经引发联邦宪法法院的高度警觉，也进一步导致了选择党的分裂和路线模糊。

新冠疫情下，依赖各州迅速的应对举措和强有力的执行力，德国病毒感染人数和死亡率在欧洲均不高，主张减少国家干预、削弱公共服务尤其是医疗服务的新自由主义理念，被疫情击得粉碎。同时，也让民族主义的自私和狭隘暴露无疑。

## 德国近期大事记（2020年4月26日~5月10日）

4月27日 德国反垄断机构联邦企业综合管理局(Bundeskartellamt)对外表示，“虽然存在着一些担忧”，但是经过彻底的审核之后，联邦企业综合管理局批准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收购福斯罗机车业务的交易。

I 德国大众集团表示，今日开始复工复产。其位于德国沃尔夫斯堡(Wolfsburg)的全球最大汽车工厂约8000名员工以一个班次的方式返回生产车间，第一周将生产约1400辆汽车。从下周开始预计将恢复多班作业，每周生产超过6000辆汽车。

I 中诚信国际发布公告，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萎缩将严重影响德国经济短期增长，应对疫情的措施将使德国出现财政赤字，但德国经济基础很好，财政空间充足，对外偿付实力很强，能够应对疫情的冲击。维持德国主权信用等级为AAAg，展望为稳定。

4月28日 德国伊弗经济研究所对8800家来自不同行业的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情况以及一季度销售情况和二季度销售预期进行了调查分析。该报告认为，为遏制新冠疫情而实施的停工停产等限制措施，已导致德国经济产出下滑了16%。制药业是唯一实现业务扩张的行业，其4月产能利用率较1月提高了7%。

4月29日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发布的春季经济预测报告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德国经济今年预计萎缩6.3%，出口下滑11.6%，私人消费下降7.4%，失业率将从当前的5.1%升至全年平均5.8%。

4月30日 截至4月30日零时，德国累计新冠确诊病例159119例，累计死亡病例6288例，德国目前基本传染数为0.76。德国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达成协议，继续实施目前的社交限制措施，但允许部分公共设施开放。根据协议，民众在公共场所仍需保持1.5米左右的社交距离。公共设施在满足卫生、限流等条件下可重新开放。医院可在维持新冠患者治疗能力的同时，腾出部分病床收治其他病人。

5月2日 德国总理默克尔发表视频讲话，呼吁全球合作抗击疫情，包括开展药物和疫苗的联合研发，同时应该确保疫苗让所有人受益，并强调世界卫生组织在抗击疫情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德国计划提供5.25亿欧元的科研资金用于新冠病毒疫苗和有效药物的研发。

5月5日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直接挑战欧洲法院（ECJ）权威，称欧洲法院在授权欧洲央行采取量化宽松措施时超出其职权范围。德国宪法法院认为，欧央行在大规模购买公共部门债务时，其行为整体合法，但部分违宪。德国宪法法院向欧央行提供三个月期限进行比例评估，要求其自证其购买2万亿欧元国债的合理性，否则未来德国央行将被禁止参与购债计划。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决定并不适用于欧央行最新的7500亿欧元抗击疫情计划。

I 德国央行行长魏德曼表示，得益于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以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德国经济不会陷入“螺旋式下行”，疫情过后有望持续复苏，但绝不能忽视这些措施退出之后对经济的长期影响。德国经济正处于严重衰退中，前景充满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5月6日 德国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达成一项新协议，进一步放松为应对新冠疫情采取的限制措施，但保留有关保持社交距离和佩戴口罩等的规定。8月31日前仍禁止举办节庆、体育赛事等大型活动。

5月7日 德国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8岁以下未成年人士进行“性倾向转化治疗”（conversion therapy），如家长或监护人强迫子女接受疗程也属违法，可遭罚款3万欧元或监禁一年。成年人自愿寻求“转化治疗”则可获豁免，但前提是在非被强迫、欺骗或威胁下进行。当局同时禁止该疗法的相关广告。

I 德国汽车工业联合会发表声明说，受新冠疫情影响，德国汽车出口“几乎完全停滞”。4月德国国内新车订单同比下降70%，国际新车订单同比下降47%。4月向全球客户交付新车1.76万辆，比去年同期下降94%。德国4月新车注册约12万辆，

同比下降 61%，创 1990 年以来最低纪录。自 3 月中旬起，德国大众、宝马、戴姆勒等汽车制造商因疫情陆续暂停生产；在停产约 5 个星期后，汽车制造商正逐步复工复产。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 10 日、25 日出版  
2020 年 5 月 10 日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german-studies-onlin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武亚平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E-mail: [dgyj@tongji.edu.cn](mailto:dgyj@tongji.edu.cn)